

二十世纪人类大事记丛书



ERSHISHI JIRENLEIDASHIJICONGSHU

二十世纪 世界女政治家

ERSHISHI JISHIJIENUZHENGZHIIA



K815.7
P
2

二十世纪人类大事记丛书

二十世纪 世界女政治家

孙丽霜 牛丽莉 编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徐晓丽

二十世纪世界女政治家

孙丽菊 牛丽莉 编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 印张 11⁴/16

字数:260,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7-02376-6/K • 235 定价:6.30元

内 容 简 介

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是群星闪烁的星河。在过去的90多年历史中，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诞生了许多女政治家，她们在世界及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着独特的建树和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她们在事业上的成功，她们创造的非凡业绩使我们的时代生辉。

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她们是怎样登上权力顶峰的？她们有怎样的治国之道？她们又有怎样平常女性的生活与情感呢？本书向您展示的是本世纪16位各具特点和风范的女总统、女总理和女部长们。不管她们出身如何，但她们在建设自己国家和在国际舞台上拼搏、奋进的精神，令人赞叹，令人感奋。读者们，尤其是女读者们，会从她们的经历中吸取营养，得到启迪。

目 录

1. 第一次结束男人独占总统职务的阿根廷女总统伊萨贝尔·庇隆	1
2. 世界第一位登上女总理宝座的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	17
3. 担任女总理时间最长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	40
4. 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誉主席宋庆龄	76
5. 穆斯林国家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政治家，巴基斯坦总理 贝娜齐尔·布托	115
6. 菲律宾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科拉松·阿基诺	155
7. 战后日本著名女政治家，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	189
8. 菲律宾第一夫人，大马尼拉市长伊梅尔达·马科斯	195
9. 西方著名女政治家和外交家，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	210
10. 国际政坛最负盛名的女政治家，英国历史上的非凡首相	

玛格丽特·撒切尔	248
11. 打开马提翁宫大门的第一位女性, 法国总理埃迪特·克勒松	292
12. 英国的国魂与象征,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306
13. 世界上第一个普选出任总统的女性, 冰岛总统 维迪丝·芬博阿多蒂尔	331
14. 加勒比海地区著名女政治家, 多米尼加联邦总理 尤金妮亚·查尔斯	335
15. 为民族经济复兴而拼搏的巴西经济部长泽利亚·卡多佐	340
16. 中美洲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最高职务的女性, 尼加拉瓜总统 比奥莱塔·查莫罗	344

第一次结束男人独占总统职务的

阿根廷女总统

伊萨贝尔·庇隆

自共和制度兴起以来的近二百年间，总统职务一直为男性所独霸。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即1974年7月，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因病逝世后，他的妻子、共和国副总统伊萨贝尔·马丁内斯·庇隆根据宪法继任总统，从此结束了男人独霸总统职务的历史。庇隆夫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

伊萨贝尔1931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部的拉里奥哈省，父亲是银行职员，家中兄妹6人，她是老大，乳名叫玛丽亚·马丁内斯。她7岁时父亲去世。小玛丽亚只受过小学教育，但她对钢琴和舞蹈却有着浓厚的兴趣。她体态轻盈，性情温柔。20岁那年，

被塞万提斯国家芭蕾舞剧团看中，选拔为舞蹈演员。从此伊萨贝尔便开始了舞蹈生涯。

1956年初，伊萨贝尔随团到中美洲巡回演出。她的乔·亨德尔舞十分拿手。有一天，她在巴拿马城“快乐的大地”夜总会跳这种舞时，赢得了满堂喝采。就在这天晚上，伊萨贝尔结识了一位巴拿马知名人士罗梅罗，从他那里伊萨贝尔得知几个月前被军人政变推翻的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正在巴拿马流亡，她便随便说了句“能不能见见他”，谁知这句话竟很快传到了庇隆的耳朵里。这位阿根廷前国家元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屈尊大驾到夜总会看望来自故乡的舞蹈演员。伊萨贝尔见他大驾光临，不免诚惶诚恐。说来奇怪，一个年近花甲，一个正值青春妙龄；一个是不上台总统，一个是艺海中正在升起的新星；一个是老谋深算、饱经沧桑的政治家，一个则是天真烂漫、白璧无瑕的弱女子，二人的地位、经历乃至志趣虽迥然不同，但却相见如故。

从此，庇隆天天去夜总会与伊萨贝尔相会。庇隆的出现，使伊萨贝尔很快改变了生活航向，她告别同伴，离开了剧团。

伊萨贝尔同庇隆一起流亡在巴拿马。她给庇隆当秘书，替这位前总统复信，打印稿件。但不久，因为要在巴拿马举行一次美洲国家总统会议，迫使庇隆这位被推翻的阿根廷国家元首不得不离开巴拿马。这样，伊萨贝尔跟随庇隆从巴拿马到尼加拉瓜，后又从尼加拉瓜辗转到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在辗转期间，伊萨贝尔受了不少苦。因为庇隆流亡到哪里，阿根廷当局的迫害也就跟踪到哪里，伊萨贝尔始终伴随着他，保护着他，照顾着他。

胡安·庇隆 1895 年出生在阿根廷一个畜牧业主家庭，父亲是意大利移民。庇隆早年毕业于阿根廷西点军校，对研究战略战术有浓厚的兴趣，写过两本战争论著。他学识渊博，并且熟练掌握四国

语言：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

1939年2月，他被派往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等国考察访问。在欧洲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除了考察军事和法西斯主义制度外，还在一些大学里选读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课程。他学习勤奋，生活有序，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知识。另外，庇隆很注意锻炼身体，他是一个有名的击剑家，而且对马术、溜冰和拳击都很在行。

1941年回国后，庇隆晋升为陆军上校，任作战团长等职。1943年和1944年，他联合其他少壮派军官发动两次政变，两次都获得成功。开始两年，他推出资历较高的将领作名义上的执政领袖，自己担任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和劳工部长，实质上他在幕后掌握实权。但1945年10月，一场宫廷政变使庇隆丢掉了头上的三顶桂冠，并被发配到一个荒芜偏僻的小岛。幸好一场暴风雨般的工人大示威，使他“从地狱回到了人间”。1946年2月，庇隆当选为总统。5年后，他又修改宪法，连选连任。任内9年，他执行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内外政策，赢得了显赫声誉。当他踌躇满志跃跃欲谋第三次蝉联时，军人的枪声打破了他的美梦。1955年9月16日，军人闹政变，庇隆被迫下台出走。

庇隆万没想到会在异乡同伊萨贝尔一见如故，而且伊萨贝尔会自愿同他一起流亡。1960年1月他们移居西班牙。第二年，这对在患难中结成的伴侣在马德里正式结婚。伊萨贝尔是庇隆的第三位夫人，结婚时刚好30岁，而庇隆则已66岁。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伊萨贝尔与庇隆结合呢？用伊萨贝尔自己的话说：因为她崇拜庇隆，相信庇隆的学说。

从表面看，庇隆靠政变上台，尔后又在政变中丢权。但是，庇隆的高明之处是，他不以掌权为最终目标，而提出了“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一套政治主张，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劳苦群众的福利措施。所以，当他的总统宝座被军人推翻以后，他的影响却

依然存在。尤其是当他的继任者拿不出任何政绩时，群众就更加怀念他。

当庇隆第三次作新郎时，他已是高龄老翁了，人们以为他从此要歇息歇息了。出版商纷纷以重金相许，渴求出版他的回忆录。但庇隆心里却盘算着复出，他不想选择平坦之途来安度余年。他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郊外的一幢别墅里用紧张的工作打发岁月。前来采访的记者，看到满头白发的庇隆，不禁困惑地问道：“庇隆先生，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写回忆录？”庇隆笑着答道：“当我感到老的时候。”

1965年10月，伊萨贝尔带着庇隆先生的详细指示回阿根廷活动。她用了8个月的时间，对庇隆的支持者进行安抚，并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1970年，伊萨贝尔第二次衔命回国。这时，阿根廷国内的形势对庇隆更加有利。伊萨贝尔这次回来的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庇隆派的力量，直接为庇隆的复出做准备。

1973年3月11日，阿根廷举行了至关重要的大选。庇隆先生的积极追随者埃克托尔·坎波拉当选为总统。5月25日，坎波拉政府宣誓就职。6月20日，坎波拉总统率文武百官乘坐波音707专机，专程到马德里接庇隆夫妇归国。这天，几百万阿根廷人聚集在首都国际机场及其周围地区，迎候庇隆夫妇凯旋归来。下午两点多钟，当专机出现在人们头顶时，1万8千只鸽子凌空展翅，每1千只鸽子代表庇隆一年的流亡。在阔别18年以后，77岁的前总统庇隆先生在伊萨贝尔的搀扶下步出机舱，重新踏上故土。

庇隆夫妇回国后，上台还不到50天的坎波拉和副总统索拉诺·利马一起向议会提出辞职，目的是让庇隆通过宪法程序“真正地和正式地行使他的无可争辩的领导权利”。议会接受了他们的辞呈，决定于9月23日举行大选，选举新的总统和副总统。

在8月4日召开的正义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庇隆夫妇被一致

推选为正、副总统候选人。庇隆是该党主席，因为健康原因，没有到会。他的夫人、正义党第一副主席伊萨贝尔当即接受大会提名，表示将不辜负代表们的期望。

但当时阿根廷国内以致正义党党内，都有不少人反对伊萨贝尔成为未来国家的二号人物。他们认为伊萨贝尔是舞蹈演员出身，缺乏政治经验，不足以肩负重任。于是他们便到处放风造舆论，说伊萨贝尔拒绝当副总统候选人，力图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社会和伊萨贝尔本人。不料伊萨贝尔不吃这一套，拒不向这些势力让步。她执着地向记者们强调，妇女参加政府活动是革命行动，她将坚决地去作党代会所要求她作的事情。随后，她奔赴全国 8 个省，硬着头皮到一些抵制她的地方去开展竞选活动。

作为庇隆的竞选伙伴，由于庇隆声望极高，因此，伊萨贝尔实际上无需与其他政党的候选人苦斗拼搏。

1973 年 9 月 23 日，大选揭晓：庇隆夫妇以 62% 的压倒多数票当选为阿根廷正、副总统。庇隆是第三次任总统，伊萨贝尔成为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当选副总统的妇女，也是拉美第一个女副总统。

1973 年 10 月 20 日，伊萨贝尔正式就任阿根廷副总统。她踌躇满志，表示要突破妇女条件的限制充分地行使职责。她通过新闻界要求阿根廷妇女通力合作，以便使她和庇隆领导的阿根廷更加强盛。

在阿根廷的政治体制中，只有总统才握有最大的权力，副总统历来都是陪衬的角色，不掌实权。但是历史却给伊萨贝尔提供了实现抱负的机会。

既是总统，又是执政党领袖的庇隆先生，这一年已经 78 岁了，繁重的公务使他重病缠身。支气管炎复发威胁到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幸亏三位心脏病专家的精心护理，好不容易捱过了 1973 年。

1974 年 6 月 17 日，庇隆总统染上了流行性感冒，保健医生立

即禁止他公开活动。然而，几天后总统的流感又发展到喉炎和呼吸道感染，接着便引起了心脏病复发，病情十分危急。此刻，伊萨贝尔正在欧洲访问，得悉总统病危后，立即中断访问连夜赶回阿根廷。这时，一向被人们视为“闲官”的副总统身价百倍，其地位和作用不容人们忽视。

根据阿根廷宪法第76条规定，如果总统生病、出国、死亡、辞职和离职，行政大权将由国家副总统行使。这样，领导和治理国家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伊萨贝尔的肩上。6月28日，伊萨贝尔回到首都。翌日，政府发表了庇隆的病情公报，说总统旧病复发，需要绝对休息。紧接着，各部部长、三军司令和最高法院院长被秘密召到总统官邸开会。庇隆总统当着大家的面签署了移交总统权力的证书。随后，在最高法院院长的主持下，伊萨贝尔宣誓就任总统。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举行的。散会后两小时，议会里传出了伊萨贝尔掌权的消息，各政党均表示支持按宪法程序行事。

其实，庇隆总统早已着手安排他的后事了。他曾多次公开说：他的唯一继承人是“人民”。言下之意，他死后，总统职务要由人民选举的副总统接任。为了增加伊萨贝尔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庇隆总统常委托她在公众集会上谈重大政策问题，或代表总统会见外宾、出国访问及参加签字仪式等等。

1974年7月1日，也就是庇隆总统移交权力的第二天，这位深受阿根廷人们尊敬和爱戴的老总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天晚上，伊萨贝尔签署法令通知议会，她已按照宪法规定担任国家总统。她表示国家的内外政策不变，凡是庇隆先生认为合适的，她也认为是合适的。

为期一周的丧期过后，女总统在首都大教堂第一次公开露面。她身穿一套黑色衣服，佩带着蓝白两色总统绶带，手里拿着胡桃木手杖，数以千计的阿根廷群众热情地欢呼：“伊萨贝尔！伊萨贝尔！”

但是，伊萨贝尔毕竟是靠已故总统丈夫的声望和提携登上权力顶峰的。因此，庇隆去世后，伊萨贝尔的执政基础大为削弱。而且，伊萨贝尔从庇隆那里继承下来的不仅是国家总统和正义党主席两项桂冠，还有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方面的一副烂摊子。

当时阿根廷国内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自庇隆先生于1955年被流放后，政权八易其手。无论是军人独裁还是文人统治，阿根廷国内的政局一直没有安定过。到头来军人走投无路，文官又因害怕军人政变而无心理政，弄得这个南美第二大国暴力横行，动乱迭起，通货膨胀尤如脱缰之马，害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庇隆先生回国后，提出了“国家复兴”和“民族解放”两大任务，但由于他年迈力衰，尤其是有效治理的时间很短，因此，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未得到根治。当这位至高无上的权威离开人世时，2500万人口的阿根廷欠下的外债就达100亿美元，执政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宛如爆发前夕的火山，已在表层底下轰隆作响，恐怖分子已在明火执杖地为非作歹。伊萨贝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总统的，她既缺乏治国安邦的经验，也没有庇隆那种把各党派拢到一起的凝聚力。处境之艰难，挑担之吃力，完全可以说是受任于危难之时。

不过，伊萨贝尔并没有气馁，她发誓要把庇隆开创的“和平革命”进行到底，“丝毫不偏离”已故总统制定的内外政策轨道。她很注意和拥有400万会员的工会搞好关系，执政后签署的第一个法令就是批准工人长工资。女总统也十分重视作军队的工作，上任不久，她就分别拜访了三军司令部，并不惜花大量的时间参加三军的各项活动。比如，海军的一艘练习舰出航，她要赶去送行；陆军军事学院毕业生出国实习的欢送仪式她去参加；航空学院毕业生实习飞行归来，她也去迎接。由于伊萨贝尔的热情、诚意和忠于职守，她掌权后的最初两个月还算比较平静，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没多久，烦恼之事纷纷而至。“庇隆主义青年联盟”等6、7个极右组织公

开宣布，要“武装对抗”政府，“进攻目标是掌握权力的人”。一时间，暴力、恐怖活动甚为猖獗。不到三个月，就有近百人死于非命，闹得人心惶惶。接着，国内第二大党——激进党宣布停止支持政府，因为它证明“自己无法控制来自左的城市游击队和来自右的‘行刑队’的极端主义暴力活动”。随之，一些当初因不愿承担破坏法制的罪名而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实际在暗地里观察动静的政党和人士，相继出来说话，对政府表示失望。

这时，有谣传说：总统极度劳累，“要求休假”。其实，伊萨贝尔极度劳累倒是真的，但她并没有要求休假。相反，当某些部长、将军和政党领导人“劝”她休假时，她则坚决不同意。她意识到有人想要抢权，并在一次公开场合揭露了某些人想把她搞下台的阴谋。然而，由于暴力、绑架事件接连不断，伊萨贝尔同时在几条战线疲于应付，这样没多久，她终于支持不下去了。

1975年9月13日，伊萨贝尔将总统权力临时移交给参议院议长伊塔洛·卢德尔。次日，伊萨贝尔由三军司令的夫人陪同离开首都前往内地休假。

庇隆夫人在空军的一个山地疗养院“休息”了一个月之后重又回到了总统府——玫瑰宫。这是某些军政要员所不希望看到的。他们曾极力试图让女总统继续休假，直到伊萨贝尔的任期届满。但是，女总统不愿饱食终日享清福，即使玫瑰宫内外充满政治漩涡，她还是执意要求返任。

当时，伊萨贝尔的处境的确十分艰难。正义党分裂为三派，无条件支持女总统的只有工会派。至于党外，原先表示支持伊萨贝尔继续任总统的政党和人士都相继改变了调门，军方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伊萨贝尔强调她是七百万选民在1973年选出来的，因此她不准作丝毫的让步。

1975年12月18日，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空军部队发生

叛乱，要求陆军司令魏地拉上将接管政权。庇隆夫人随即打电话给正在委内瑞拉访问的魏地拉，命他立刻回国磋商平叛事宜。魏地拉回国后，既没有接受叛军的要求，也没有立即对叛军动武，而是要求女总统下台，把权力移交给参议院院长卢德尔，否则，武装部队就将她的政权推翻。

面对陆军司令的强大压力，伊萨贝尔采取了孤注一掷的行动。她发表了一项措词强硬的声明，坚决拒绝下台，她说：“要么国家使政变完蛋，要么政变使国家完蛋”。其实，女总统这时心里很明白，政变即将成为现实，她已无力挽回这种局面，她已做好了让政变推翻政权的准备。

幸好部分空军人员的叛乱活动持续了5天就结束了。魏地拉的要求暂时不了了之。不过，庇隆夫人的总统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巩固和加强。危机没有过去，受古巴影响的城市游击中心组织“蒙托内罗斯”和有托派背景的“人民革命军”四处活动，极右组织“阿根廷反共联盟”继续大搞恐怖暗杀。社会秩序依然混乱不堪，经济危机更是深重，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创纪录的400%。因此，要求伊萨贝尔辞职或长期休假的压力有增无减。

1976年初，执政党高层领导人中有人企图发动宫廷政变，逼女总统交权。伊萨贝尔当机立断，撤掉了伸手要权的部长的职务，形势稍有转机。但是，没过多久，反对党联合执政党内的反对派议员准备在议会里发难，以“政府不能应付经济危机和暴力行动”为由，要议会作出“总统不能胜任工作”的裁决，从而罢免庇隆夫人。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伊萨贝尔连忙召集内阁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停止议会活动三个月。接着，伊萨贝尔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宣布她决不辞职。但作为让步，她表示在下次大选中不谋求连任。然而，对于这一让步军方和一些政界人士并不感兴趣。庇隆夫人讲话后，陆军总司令与海军和空军首脑紧接着开了4个小时的会，会上

作出了一项秘而不宣的决定。

3月24日，零点刚过，军方派了一个由陆、海、空三位将军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玫瑰宫见伊萨贝尔，要她立即下台。当三军代表团还在路上的时候，性急的军官们已命令坦克驶向首都市中心了。伊萨贝尔意识到，传闻已久的军事政变终于发生了。她通过国防部长询问武装部队司令官是否允许她出国，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凌晨一点，伊萨贝尔离开玫瑰宫乘直升飞机回奥里沃斯郊区的官邸。忽然，她心生一计，命驾驶员驶向机场，然后飞离这个国家。但是为时已晚，机场已被军队包围。直升飞机降落后，当军人逼近伊萨贝尔时，她迅速抽出左轮手枪，但很快被缴了械。接着，伊萨贝尔作为武装部队的囚犯被押上一架军用喷气机飞往南方某地。

伊萨贝尔起初被关在安第斯山麓她从前的避寒别墅，后很快又被押往一个距首都约1800公里的海军兵营。在那里，伊萨贝尔接受了两次秘密审讯。军政府指责她在任职期间曾把两笔公款记在自己的银行帐户上。她要求让几名正义党的律师为她辩护，但军政府任命的法官拒绝了伊萨贝尔的要求。

1976年6月23日，即庇隆夫人下台之后三个月，阿根廷军人执政委员会宣布了对前总统和35名前政府高级官员的严厉制裁：剥夺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包括党内职务。接着，伊萨贝尔又被转移到阿苏尔——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300公里的一个武器库关押。

伊萨贝尔的囚禁生活是孤独的，当局不让任何人来看望她。她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阅读一些内容轻松的小说，或者为她的已故丈夫和监禁她的院子里的鸟儿写写诗。有时她也十分认真地回顾她的总统生涯。不过，这期间她从未象庇隆先生当年在国外流亡时那样一心想夺回已经失去的总统宝座，她对政治已日益失去兴趣。

伊萨贝尔的境况渐渐地有了改善。前社会福利部长德马利科

的夫人终于被获准可以看望庇隆夫人。1978年8月，军政府将伊萨贝尔的拘留地从阿苏尔转移到首都市郊的圣维森特庄园。这是属于庇隆的乡间别墅，伊萨贝尔任总统期间经常在这里居住。回到阔别二年多的家里，庇隆夫人自然十分高兴，但她当时并不明白，军政府为什么会对她开恩？伊萨贝尔在当时的处境下当然不会知道，这里即有国内的因素，更有国际上的原因。

就国内情况来看，1978年5月，军人执政委员会决定将1976年政变后实行的“特殊时期”于当年8月1日结束，此后总统由退役军人担任。魏地拉总统在7月底脱下军装，宣布退出现役当“文人”总统。魏地拉总统意识到，光靠枪杆子不能维系其统治地位，因此，他想改善同各政党的关系，为军政府树立一种新的形象。

从国际上来说，巴拿马的实权人物奥马尔·托里霍斯自伊萨贝尔被囚禁以来，一直在向阿根廷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尽快释放庇隆夫人。托里霍斯是庇隆夫妇的老朋友。1955年庇隆到巴拿马流亡时，托里霍斯少尉担任庇隆的侍从警官，同庇隆和伊萨贝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72年他出任巴拿马政府首脑，执掌军政大权。1976年3月，伊萨贝尔被捕后，托里霍斯为她的获释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不仅亲自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或通过外交渠道，要求阿根廷军政权让伊萨贝尔去巴拿马避难。甚至求助于一些友好国家的总统，如哥伦比亚总统洛佩斯，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请他们帮忙说情。1978年10月，托里霍斯将军辞去了政府首脑职务，专任国民警卫队司令，他要求新总统罗约任命他的兄弟乌戈为驻阿根廷大使。乌戈当时正准备出使西班牙，接到总统的指令后，他只好改变初衷前往阿根廷，并以巴拿马政府代表的身份为庇隆夫人的获释作努力。

托里霍斯兄弟俩的工作对改善伊萨贝尔的境遇无疑是起了作用的。由于阿根廷军政权内部意见分歧，庇隆夫人的尽快获释未能